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堂集卷十七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儁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止堂集卷七

宋 彭龜年 撰

狀

同孝臺法辭免再辟申省狀

照得謙等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朝請大夫新除侍御史張叔椿奏臣蒙恩除前件差遣即具辭免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臣仰承威命未敢再有陳請臣

竊見本臺檢法官李謙主簿彭某以元辟官替移陳乞改差照得本臺屬官二員雖許臺長奏辟若所辟已得其當難以數有更易緣此二人文學操履甚協士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依舊在任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謙等恭承恩旨至于稠疊再三違戾宜行重誅然臣之事君不惟以承命為信而亦以盡己為忠不盡所懷即為不忠是以不憚煩瀆再敢控陳謙等昨從事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既遷

謙等法合隨罷今來御史張叔椿雖再行奏辟緣謙等昨自入臺以來風憲之議無不預知其林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回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林大中既除職與郡即是以前所劾為非謙等裨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裨贊無狀之人復誤憲府不惟累朝廷舉措之公亦害謙等去就之義欲望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庶得允當伏候指揮

同李臺法再辭免除寺丞申省狀

照得謙等昨具狀申尚書省乞免辟入臺陳乞一在外差遣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謙除太常寺丞某除司農寺丞謙等以求去得遷實不遑處未敢供職遂再具狀轉申朝廷辭免新除恩命正月四日准省劄檢會謙等前月所申第一狀陳乞一等差遣第二狀陳乞在外差遣劄付謙等照會竊緣謙等昨來三狀申尚書省陳乞差遣各有事因第一次緣侍御史林朝請除吏部

侍郎謙等係所辟官屬法當隨罷所以止申乞一等差遣第二次緣林朝請已除職與郡謙等爲屬無狀義當同出所以再申乞在外差遣即不敢前後異同謙等緣正月二日所申未准處分須至再具申禀欲望檢照謙等前後所申特賜敷奏與謙等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其今月九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彭某可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某忽拜隆恩不勝悚懼伏念某學疎才下無以踰人濫廁班行疊叨遷用分當引去屢請

未從方此懷慚緊膺拔擢竊惟記注之職士林高選顧如今日在廷之彥與夫寰宇未用之材若采其學識則其最凡計以資望則其尚淺雖蒙睿簡有此親除既匪其人難以冒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伏候指揮

再辭免除起居舍人申省狀

某近狀辭免新除起居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依舊者竊惟記注之官號為嚴近倘非俊乂之士

不在選掄故必屢試而後除皆有已事之可驗忽容晚進徑躐清班地望高而差擇之輕人物凡而陞進之驟自知不可公議謂何又況近時尤嚴資格雖欲脫拘攣之敝以示激揚然反取妄庸之人恐啟僥倖敢貪寵利遂誤公朝輒申方寸之私不避再三之瀆冀回恩旨改授能賢庶使孤蹤獲安職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繳納右史直講告敕申省狀

某疎庸不才誤蒙聖恩擢寘右史效職以來今涉半年委無毫髮可以補報有靦顏面難以安職除已具奏乞賜竄黜外現已出門迤邐前塗恭俟威命所有現任起居舍人告并兼皇太子嘉王府直講敕須至繳納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待罪候車駕過宫申省狀

照對某昨同侍從入奏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恭准聖旨令日下供職某嘗具奏乞車駕早賜過宫依舊居家

俟命四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已降指揮日下依舊供職重念某身無寸長謬司記注嘗謂後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於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與其必書以懲其失於後孰若熟諌以救其失于先故于効職之初嘗以此言具奏近日伏見車駕久不過宮委不忍書之史冊以玷聖德數竭忠悃妄有奏陳今既未聞過宮之期豈可徒舉載筆之職記君之過委負初心已同侍從人等入奏乞五月初一日過宮現

依舊居家俟命

辭免除職與郡申省狀

某今月初九日內殿宣引嘗具劄子奏論知閤門事韓侂冑依託聲勢竊弄威福雖蒙容納未見處分闔門屏處恭俟誅夷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韓侂冑特轉一官與在京宮觀某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某聞命戰惕不知所容恭惟皇上從善如流不間遐遠如某愚戇尤荷開容今既信用其言雖死無憾安敢復叨恩寵以為己榮

次對陛華承流重寄豈玆庸謬所可克當欲望朝廷特
賜敷奏收回成命畀以祠禄使之少安愚分得以屏處
自修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再辭除職申省狀

某近具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與郡恩命伏准省劄
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念某空踈不學愚戇無用偶事
潛邸誤辱眷知連月之間寵數狎至日思圖報不敢自
安論建踈庸宜被訶遣尚容補郡本出寛恩某自初入

朝資序甚淺猶未作縣謬列班行五年之間叨竊為守

撰之愚分已為濫冒再勤威命不敢固辭惟是職名本

待有功當去之人豈容冒此宜黜而陟恐累初政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某止以現官畀之小壘有有新除煥

章閣待制恩命乞賜寢罷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辭免贛州乞宮觀申省狀

某十一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衛涇已除太

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其照得昨准告授前件差遣其已兩具辭免未拜俞音其現爲庶官辭免之制不可煩瀆又衛涇現已陞辭合行赴上其尚有兩年之次可以尋訪醫藥覬幸安痊由是不敢稽留威命久而不拜今來衛涇既除他官恭准指揮催發之任自顧其日即病殘如此豈可復勝委寄跼天蹐地殆無所容重念其才無過人不周世用誤蒙聖朝簡拔驟置從班坐累十年一旦起

發畀以大郡切近鄉閭地望甚高俸入不薄使其自擇亦不能如此便利且其方被命之時計闕期尚有三年繼而現任并合赴上人相繼改除造化無心若有委曲其心非木石豈不能知甚欲黽勉稟承仰副朝廷録用之意其嘗忝從列義不辭難若有使令安可辭避儻託以疾病偃蹇卧家是名欺君罪在不赦其雖甚愚戇安敢犯此實緣其數年以來疾病交攻名狀非一項者咯血之疾半年一發率以為常今夏以來發作頻併數月

之間已至六七近以心氣不寧其疾大作不免療以涼劑用之過當脾胃頓衰驟冒冬寒遂成脾脹飲食遽減一日之間僅能一食體瘦如削步履艱辛現今閒居專意醫藥尚費支吾若使之出從王事必至顛越況今贛州係是本路控扼去處兼制領外兵甲必得威望足以鎮壓才力足以酬應之人方能上寬憂顧而某形軀支離人所輕侮精神荒聵事必曠瘝脫有意外必誤家國雖抵竄殛不足以贖是以忘其冒昧籲天以請不敢輒

具奏聞欲望鈞慈特為敷奏且與寢罷贛州之命若朝廷憐其貧病在畀祠禄使得一意醫藥實為隆天厚地之施自此疾病苟痊雖繁鄖任使所不敢辭伏候指揮

辭免除殿撰申省狀

某昨准省劄勘會知贛州衛涇已除太常少卿差下彭某合行赴上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所在州軍差撥兵及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某緣舊疾未痊再具牀申尚書省陳乞祠禄十二月二

十四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集英殿修撰依所乞宮觀某恭聞成命感極涕零伏念某蟣虱小臣屢犯威聽揆以臣子事君之義合受古人方命之誅乃蒙聖慈委曲全護念其犬馬之疾特推惟益之恩畀以閒祠已為微臣再生之幸惟是論撰之職著位最清朝廷設此所以優待有功之臣而某起廢之初未效微力使之守地屢以疾辭自合坐其不恭豈可反膺異數乃是宜責而賞徇私妨公其在興起事功之秋恐失激勸臣

下之意所關甚大焉敢苟安伏望鈞慈特為敷奏且令依舊祠禄所有除職指揮特與收回不惟朝廷予之不為過恩抑使小臣受之不致傷義庶幾終始不累生成

伏候指揮

止堂集卷八

宋 彭龜年 撰

經解

需繇辭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何以為飲食之道物之需于外者莫急于飲食故序卦

舉其大者言之也卦本以需待為義然必曰有孚者孚實也謂實有諸此而後可待諸彼也猶之萬物必有根本而後可需雨露之發生使無其本焉何需之云故泛而言之必有其德然後可需時之用必用其人然後可需世之治必事其事然後可需功之成蔑無一焉而曰吾有所需非有孚之義也惟其有孚故光明而亨得正而吉雖天下之大難亦可以濟矣或曰時方需也何遽有光亨貞吉而又曰利涉大川則是欲使之見于用也

豈不害需之義乎曰不然惟其需故能如此也聖人先言有孚則是其才足以亨且吉而濟大難者惟有此才而時不可乃能需以待之則其光亨貞吉宜也大川之險非有才而能需者孰利涉乎

需彖辭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孚謂其中之實也需之所

以光亨貞吉者政以五據天位之尊用正中之道以是實有之理需以待之耳然則所謂需者豈徒見險不進一無所為之謂乎以此而濟大難宜乎其往而有功也何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濟大難者決非輕于犯險之人所能也

需象辭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取雲上于天柰何坎為水也而升于天之上則為雲雲方升于天必待

陰陽氣和然後成雨故為需待之象其曰君子以飲食宴樂何也畫上於天陰陽未和則尚未能成雨有需待之義亦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見于施為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以俟夫命而已夫需者益以其有而不用也有而不用者常懼夫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心之不平而氣之易動雖需亦何益哉然則觀需之象而飲食宴樂真能盡需之道者也

需初九爻辭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初之需于郊何也謂其遠于險也郊為平曠安閒之地需而于是宜其吉矣而猶有利用恒之戒何也初以陽居陽好動者也凡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使迫于險猶必知所憂懼而後能需今遠于險而性又好動難乎用恒矣處此者所以利之也爻有以位言者有以情言者郊以位言初也利用恒者以其情而戒之也

需初九象辭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既不犯難自可无咎而又恐其失常奈何程子曰身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雖有所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葢用常之人不爲利誘不爲才役動循于理知其當需而需之初不待迫于勢之不可尼于時之難行而後止也使迫于勢尼于時而後止則身雖不進而常有不自已之心其動

也安保其不乖于理乎

需九二爻辭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為水近水者則有沙二去險已近則為需于沙小有言者謂小有言語之傷也言語之傷亦患難之淺者耳二近于險常患其心不寛平心不寛平則躁急迫切無所不至是故有常者乃喜于需寛平者乃不害于需所以初用常則无咎二衍在中則終吉然以初比二初去險猶遠二去險已近而初止

无咎二乃終吉何也葢初則以剛居剛而恐其不能用常故聖人發利用恒之戒而僅以无咎許之若二則雖剛而居柔用中是以能寬平者也故聖人直許之以終吉以是知需之善否不在險之遠近特繫所以處之者如何耳

需九二象辭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平也人惟寬平故能需二以寬平居中安得不吉然則二何

以能寛平也二多譽者以其居下而在外自有寛平之意而又以九居之爲以剛用柔剛而能柔非寛平者不能也

需九三文辭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比之沙尤近于水九三以剛居剛而在健體之上輕進易動理所必有故有致寇之象焉險尤在外自我近之故曰致然無凶咎之辭而聖人之于象又許以敬謹不敗者雖迫于險猶能需也但患

剛躁而不知敬謹耳敬則用心不貳謹則遇事不輕以敬與謹而處患難喪敗可免矣夫自我致寇無復可逃處之有道猶可免敗與夫陷身于險不知改過以致殞滅者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憂患天下之意尤于此爻見之

需九三象辭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其曰災在外奈何謂在險外而未陷于險也所以猶許其敬慎

也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逭三之逼近于險乃我自致之苟能敬慎則所以致災者亡矣故不至于敗也聖人教人以去災之道如此可謂愛之之至矣

需六四爻辭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陰陽爭而有所傷也穴者物所安也四固安其所者然已居險體三陽在下陽姓好進進而遇險無有不爭若需于是則有傷之道焉故必出自穴而後可也穴者物所安也以六居四為以柔居

陰又在上卦之下乃安于此者而能畏避三陽出而避之則不至于凶矣聖人教人以需而此乃教之以出柰何必知此義而後可以需也未入險中故可以需若已在險而需是為需于血矣

需九五爻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五以陽剛居尊位無施不可何復需之有而乃云需于酒食何也天下之理固有當需者也于當需之時無所作為惟飲食宴安和平其心以俟

之此需之正者也安得而不吉人君所需其大者不過
天時之未順民心之未得諸侯之未懷夷狄之未服如
此等事使其心不和平有待而發其禍將有不勝言者
五居中守正既得需之道舍和平心志之外無他事也
故有需于酒食之辭酒食但指日用不可無者而言如
詩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相似以見其無所作為靜之
至也楊氏乃引小雅燕羣臣樂嘉賓之事以為說則過
矣

需九五象辭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此言中正奈何謂其居中得正也既居中得正則所需何往而不遂故必如五之中正而後可以需于酒食若謂其徒餔啜荒湎而已則所需乃凶之道也

需上六爻辭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自初至五皆有所需至上則居險之終當需之極險終則無所需

需極則有所得又以柔居隂宜安其處矣故為入于穴穴物之所安也柰下之三陽本非在下之物徒以坎險在前故需而不進今險既終矣需既極矣三陽上進不待促之而自來矣當是之時上將安處哉儻自知其隂居陽上處非其位不與之校敬以待之則亦庶幾其無失矣葢上以柔居隂非與物競者也故敬則終吉焉大抵需與訟義正相反需則不爭訟則爭矣惟其不爭故雖陷于險而亦可以免惟其爭故雖已受服猶將褫之

人當需而不能需則入于訟無疑矣可不戒哉

中谷有蓷首章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水所注曰谷蓷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暵燥也仳别也嘅嘆聲蓷生谷中旱之所難及也今暵其乾矣乾者本無滋澤易于暵也以蓷之被暵興夫婦遭艱難而相棄故仳離之女嘅然興歎傷已遇人之窮厄如此人葢指其夫也

中谷有蓷次章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也物之長者先受日故易暵條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歗之悲恨深于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葢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也夫婦遭饑饉而相棄乃薄之甚者而詩人止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曾無怨懟巳甚之詞可謂厚之至矣

中谷有蓷三章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旱甚則蓷之生于濕者亦不免矣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矣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

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湯初征自葛而至于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豈無為而然哉

狡童首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孔氏云狡童非有定名山有扶蘇指忽所美之人此蓋指忽也童小子之稱經傳言人無所知多目之為童如易以六五為童蒙左傳謂魯昭公十九年猶有童心之類是也是詩以狡童指忽蓋譏其無君道爾

狡童次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喘息也食謂不與之食天禄也詳味此詩懇懇之意其愛忽也至矣而終斥之為狡童何也忽不能盡君人之道而詩人不失愛君之義目之為狡童者天理之公也愛之至于不能餐不能息者天理之正也雖愛之至亦不敢沒其實此所以為詩人之性情與

雞鳴第三章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賦也夜將旦而百蟲俱作薨薨衆也予女自謂子指其君子而言蟲飛薨薨則東方既明之時予豈不欲與子同夢而寢哉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不可不早作也豈可以我之故而令人憎子乎積此懇惻之意真足以感動其君子也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而雞者動之最早者也故以雞為夙夜之候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君子之聽朝皆于

是節焉蓋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淸明湛然以觀理則理明以理事則事治至蟲飛薨薨之時而猶留連衽席之欲則其昏可知矣此賢妃正女所以必于是時致其警戒之意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語雖近而意遠眞得此詩之大指也

講義

潛邸講堂王霸辨釋義

前日蒙大王出示王霸辨仰見學得其要不勝悅服但

王霸之分雖不過公私兩字亦要人别得分明如齊桓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舉雖然似公其實欲假此服楚以霸諸侯卻是私意所以為霸古今辨王霸無如孟子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無所為而然也以力假仁者有所為而然也且舉眼前事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是自家心中真的見得孺子入井實是可

惜即是元來測隱之真心無所為而然故謂之以德行仁若是心中欲救此孺子以納交于其父母欲要譽于鄉黨朋友即是有所為而然故謂之以力假仁者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分須是日用間仔細點檢若是此心發于無所為從而充養不要間斷如此即入王道若是此心發于有所為能自警覺不遠而復即不陷于霸道每于發處便下工夫大抵一日之間一念之發無所為處絕少有所為處甚多不可不謹也王霸之分在此而已

宜春講義發辭

讀古人之書當知古人之心心也者乃聖賢傳道之實地也苟不得其心則雖親見其人聞其言且不能無疑而況于書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所謂其人者非特指方策之文武也方策之文武已亡而吾心之文武猶在是烏可不察也哉孟子七篇之書人能誦之然知其道者絶少非其書之果難讀也知讀其書而不知存其心耳試與

諸君舉其切近者言之其書有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聖愚易分而一念之善利難擇孟子循其一念之差極之于舜跖之別其所以拯捄衰世扶持人心者明白葢如此諸君果有意于斯乎平居暇日試察其一念之所從起如哭死而哀見親而泚感孺子之入井而怵惕初無為而然者無非善也而其所謂利者非特殖貨財貪名位而已凡

哭死而為生泚顙而為人見孺子之入井而欲内交欲要譽有一毫計䕶之心者無非利也善則充之利則遏之精察于毫釐之間而不忽于隱微之際則吾視聽言動無非七篇之書而何講誦之有不然其今日之云云蓋有所不得已也

孟子好辯章講義

詳觀孟子此章大指蓋示天下以明人道立人極之法也夫人得天地之正氣以成形而禽獸則得氣之偏者

也人得天地之正理以成性而禽獸則得理之偏者也人道盛則世亦從而盛人道衰則世亦從而衰此一治一亂所以分也自古聖賢易亂為治必自此始所以堯當洪水未平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舉舜而敷治焉而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使禹平水土使稷尊稼穡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自堯之後凡君天下

者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治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亂故夏季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及湯克夏則立愛為親立敬為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又作三風十愆之戒以警後嗣堯之道也商末之君不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武王既克商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堯之道也上下二千餘年如出一轍及至後世邪說既作人心先壞三綱五常日就淪斁内自閨門外極四海往往皆淪胥于禽獸

之行不自知覺自孟軻而下在下者無復以王道開導人心在上者無復以王法紀綱人道所以乍治忽亂不能長久然其治也未嘗不由王道之明王法之行其亂也未有不由王道之晦王法之廢而所謂王道者其要于三綱五常所謂王法者立為品式條目維持此道者也舍此則率天下而為禽獸亂亡無日矣孟軻之辯楊墨政以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于禽獸又何擇哉後之君天下者欲識治亂之分其于此焉辨之足矣

進故事 案此首從名臣奏議補入附講議之後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臣竊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旣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為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

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葢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為善者也謂之令茲未能則是其為國猶有資于横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為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

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為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于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為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汩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止堂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止堂集卷九

宋　彭龜年　撰

策問

策問十道

問榷茶非古也始唐趙贊議税天下茶以爲常平末竟而罷貞元九年乃定爲三等之法歲得緡錢四十萬而陸贄請儲以備水旱初不以爲非也然則天下之利取

之有名用之有道雖憂世之君子亦不之責與自唐以來茶之法葢屢變矣始則十稅其一未幾十增其五人固以為厚也及王涯變稅為榷而天下怨之李石為相始復貞元之制然自是而後禁私販至于死罪增稅額至有賸錢亦幾于甚矣本朝先用榷法淳化中乃令商賈買茶于園戶輸錢于官場謂之貼射自交引行而貼射廢矣然大率皆榷也其後以榷為不便易而為稅然則唐之法葢由稅而為榷榷不便而復稅本朝之法葢

由榷而為稅也今日其用榷法乎用稅法乎以為榷耶胡為有產則有茶租以為稅耶則復交引以防私販何耶抑榷稅之法參用之便耶不然有是有非當有所去耶側聞藝祖平蜀盡蠲苛歛茶遂無禁巳而好事者始復議取而負販失業之民往往犯法近日湖湘閩亦有挾此以為盜者搢紳士大夫頗思所以更張之而未有策也或曰山澤之利不可專也盡利于民民將安逃不可不少弛也或曰國用猶有未充歲不能盡蠲與其捐

山澤之利以優末孰有輕農田之征以重本其説將安從乎諸公懷有用之學以待上舉試為有司籌之

問古之所謂公私者誠難言也管叔周公之兄也而誅之人以為周公之公也然大封同姓五十三國亦周公也親也而誅之以為公則其封之也亦可指以為私乎周公之心殆不然也詩人所以譏尹氏太師不過瑣瑣姻婭之膴仕耳然祁奚舉其子而乃不害其為公何與宋璟請放叔父未免為避嫌爾避嫌非盛德事也若上

下俱存形迹所憂詎不大與崔祐甫相代宗未數月舉八百人多涉親故代宗詰之祐甫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材行前輩謂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熟其材行而用之其所遺亦多矣其論似中祐甫之失然不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乎古者設一相而止至中古始分左右聖人之所謂公者蓋如此也近世乃裂宰相之權于三省然中書出令則又有舍人之批勑門下省審則又有給事之封

駁尚書奉行則又有御史之論奏其意非欲爲是紛紛也抑欲參同異廣忠益求以盡天下之公焉不然權萬紀嘗劾房玄齡王珪內外官考不平而魏徵以爲玄齡珪所考豈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委任大臣之意徵之所慮誠識大體然與所謂上下相維之意寧不悖乎必欲下盡同異之情上全禮貌之節如之何其可也漢唐之亂皆以朋黨朋黨誠不得爲公也然識者乃謂小人

無朋惟君子有之抑何與商之離心固不足以當周之同德然同者未必公而異者未必私也不直此爾科舉自公薦而為覆試自覆試而為别試自别試而為糊名銓選自品格而為停年自停年而為長名銓注自長名銓注而為循資其法益嚴其制益密當不得行其私矣而得人反不如古抑又何也抑公道之行不在兹歟或時有異同而公道不得行歟幸具言之以助有位君子欲張公道之意

問道弗自五典非道也士弗究五典非學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敢問五者之行孰為知孰為仁孰為勇而所謂一者又何在也謂無異道與吾嘗學之矣輕重隆殺何其不齊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母宜無異也而聖人乃曰資于事父以事母喪以期以父在焉故也則尊莫先于父矣然欒書將戴晉侯其子名而斥之君子

未嘗以為不孝則父子之道有不得行于君臣之間也君臣為重矣然詩有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燕及朋友傳亦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古者至以君臣之從違參之朋友之是非而取決焉不敢詭隨于君以得罪于朋友則朋友亦不得為輕矣然兄弟急難而朋友雖良亦不過永歎以義合者又豈得與天屬之愛比乎于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自天屬之愛言之父母所不欲與已所宜不待較輕重

而知也然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周公之于管蔡雖兄弟不敢愛焉豈又有重于父母兄弟者乎以子思所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孟子所言貴貴尊賢之意毫分縷析愈微愈精此殆其大凡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是數子者皆以善為主乎然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安知所謂一者而求以恊之耶抑輕重隆殺雖曰不同安知所謂一者不行乎其間耶君子毋教人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際求所以樂者茍不擇善而固執之樂安從生

哉國家學校所以明此也願與諸君講明之毋曰今日所較者藝爾

問書所以傳道也非書道其不傳矣乎三代而上易唯有畫而已禹叙九疇更數百年乃衍于箕子當時之書可謂少矣而知道者相望于世周徹孔子紹帝王之業卒老于行于是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反視三代書莫備于此也然三千之徒惟以四代禮樂語顏淵而可與南面惟仲弓一人異時才難之歎誠有味其言之

視其書則多于前攷其人則衰于舊道益明于書而人之知道者益鮮是何故也不寧唯是當漢之初壁書未出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紛紛于世五經異同石渠猶未論也而董仲舒出焉其後如劉向揚雄皆號博極羣書然槪之仲舒尚未可謂知道本朝盛時學于太學者至手抄公穀後漢書以讀未幾書盡槧刻往往易得自劉氏為七經小傳以經名家者皆有訓義歐陽氏陳氏王氏蘇氏其最著也雖其學深淺不同然其間析理精微

守道純固者自漢以下諸儒鮮能及之本朝學術遠繼三代實發于元祐然一時人才其所植立卒不盛于元祐之前何也豈道之明晦不係于書之多寡歟抑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歟將讀書固自有道不在乎佔畢之間也古者士既學經則所謂疏通知遠廣博易良之類發見于外誠不可誣而其未學也亦必視其性情之所宜求以矯其太過以濟其不及不如後世徒事涉獵而已或者亦每罪教之者以科

舉而責之者不合乎性情也近世固有學道山林不求苟仕者朝廷固起而用之矣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司固願聞諸君之有得于書且以其所疑告

問孔子教門弟子必以仁其目固不等也然究其凡近之語不過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仁無不可為也而顏子至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力如此其苦以顏子且爾其他可知矣異時所謂以我為隱乎者必其門弟子嘗有是疑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

極其所以為堯舜之道則不過曰徐行後長而已矣夫徐行後長塗之人皆能之何其易也而公孫乃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也夫聖賢常示人以所易而學者常學之以所難豈易之中自有所謂難者存乎然則非用力者不知也諸君學于斯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固斯道之所以行也諸君今日之所難者何歟先難後獲願與諸君勉事斯語毋徒曰今日所較者藝也問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三代之學豈徒呻吟佔畢如後世而已人倫既明則自閨門達之天下自徐行後長循而至于聖人之天道同一塗轍爾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獨不在兹乎後世學校直名存耳然名之中茍得其實則效驗之應亦隨其實之深淺而著漢自武帝興太學至光武時始盛明帝幸辟雍親自講經近于好名然能屈身養老率士以行由是士以廉耻自將取重于世至延熹間清濁相形風俗激矣雖因是啓縉紳之禍自古論士氣

之振亦鮮儷焉唐太宗大增學舍差擇名儒以為師表
攷其制度未免誘士以利禄然嘗觀韓愈進學觧則知
當時取士猶兼行誼也故朱泚之變何蕃一叱而六館
之士憣然狥義然則學校教養抑計其名乎抑計其實
乎本朝學制文行兼采凡月書季攷不唯屑屑于詞章
之中法亦當察閨門鄉黨之行無玷缺者第有司視為
文具弗深攷耳而士相與從事于學亦惟文之工拙是
講是究抑末矣于末乎何取本之不立而徒溺于文浮

靡勝而質實衰無恠也今欲一變此習何修而可將甄別其履行以示勸耶有志于實學者亦惟嚴于幽獨不事表暴特未易知也標榜一立或長浮僞其爲世害又甚于文使聽其自修則悠悠之病夫人有之又懼其隳而終無以立也夫離羣索居學者所患然羣居可樂亦可懼也相觀而善願與諸君共慮之抑以自警焉敢問問漢陳平論宰相之職詳矣其言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

大夫各稱其職不知相之職止于此乎抑又有大者乎或曰兵者國之大事相所當知也自禹征有苗周公東征下逮春秋凡秉國成者莫不從戎惟晉尤著然攷之周禮天官冢宰及兵事者政典以平邦國一語耳而宮正酒正之賤九嬪世婦之褻下至屨人亦屑屑領之而獨于兵不詳豈兵猶未得為大事耶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周召相成王實尸此責而後

世乃以屬經筵故前輩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豈不與古異乎古者天子諫臣七人說者謂即四輔及三公也而後世有言責者獨諫官耳故前輩謂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諫官可言又豈不與古異乎是二者尤國家之大事獨不得使之如古何耶豈時有不同故事之先後緩急不得不異耶或大本既立則其末自舉耶願具言之

問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置郵之貴乎速

也尚矣在春秋時曰傳曰遽曰驛其制雖不詳大抵皆以速也攷之于漢有驛有郵驛以居傳置郵以行文書然有傳有置有馳有乘有軺而又有一乘六乘之别何耶既有郵矣其後又置騎又何謂耶京房請乘傳奏事不可乃得因郵上書漢之傳法似嚴于郵然當時吏有郵書掾府有督郵至以太尉法曹專主郵驛科程則其視郵置亦不輕也趙充國自金城上屯田奏至報下才七日不可謂不速而河内太守尚私具馬以為驛非猶

以為遲耶本朝有驛有遞然乘驛之制今徒名存惟遞以上下四方之奏報有不容苟郵卒厲他役之禁私書重擅入之法牽兩州專一官以孜稽違而又莅之以守若倅督之以監司而關察之以王人抑已嚴矣然文書遲緩卒不能革或曰漢五里一郵今之遞亦太疏矣何以責其速欲增遞而益卒則現卒尚無食以給可復冗耶漢嘗置驛騎矣國初遞有馬有步馬闕則取之羣牧司騏驥院後或配之民間今以卒代馬何怪其期會之

不如律也若用舊制豈不益重州縣費乎或曰唐給驛田今官田所在而有亦可復給否耶諸軍及牧守間别置卒如漢私驛似若便矣或者又謂私驛既通遞制益弛亦果然否天下之勢當使如脉絡貫屬而郵置者蓋脉絡之所以行者也抑何以使之不壅耶幸詳以告

問有氣節之士有功名之士嗜功名者多不狗攣而負氣節者亦少能自致于功名何也昔者曾西艴然不受管仲之擬已而乃不敢自比子路自九合之功論之子

路固所未有然正纓之死仲亦未必能也聖門學者去取乃如此豈無說乎漢之王陵陳平周勃三子固嘗自相訾訶矣卒之成安劉之功者平勃也而王陵無與焉然有識君子竟以王陵之事為正何也豈功名不足論乎魏相為漢名相事業與蕭曹並後世莫及也然有所奏請多因之許伯巽蕭望之不肯附麗許史而風聲凜然卒斃于小人之手竇武陳蕃以黨人之故欲盡誅中常侍反為搢紳之害不細而陳寔獨以交張讓由是多

所全宥若以成敗論之則望之武蕃直一淺丈夫耳其然豈其然乎唐張易之嘗從容問狄仁傑自安之計則仁傑于易之分不踈矣反正之事實因易之闓其端倪而後仁傑得以自盡其說方仁傑周旋局促于羣小人之閒豈能如裴炎輩明目張膽激貪立懦而五王之功竟成于仁傑豈功名之士未免有所避就歟裴度淮蔡之績史歸之斥罷監軍及觀其論皇甫鎛程异斥魏弘簡似非之奇節者至于敬文之際羣凶縱橫度任上相

若無與焉何也以度平日料之當不若是豈亦欲為仁傑之事不得遂歟幸則為仁傑不幸則為度然則有志于功名者固未可必也而氣節一隳終身不復士大夫果安所去取耶夫士大夫而乏氣節本非一世之福而徒悻悻然求以自免于名教而無所就亦有益于世否乎諸君問仕之始願相與商之以觀所決擇焉

問古有農後世有兵古非無兵也寓于農爾後世知有兵而不知有農雖謂之無農可也古者寓兵于農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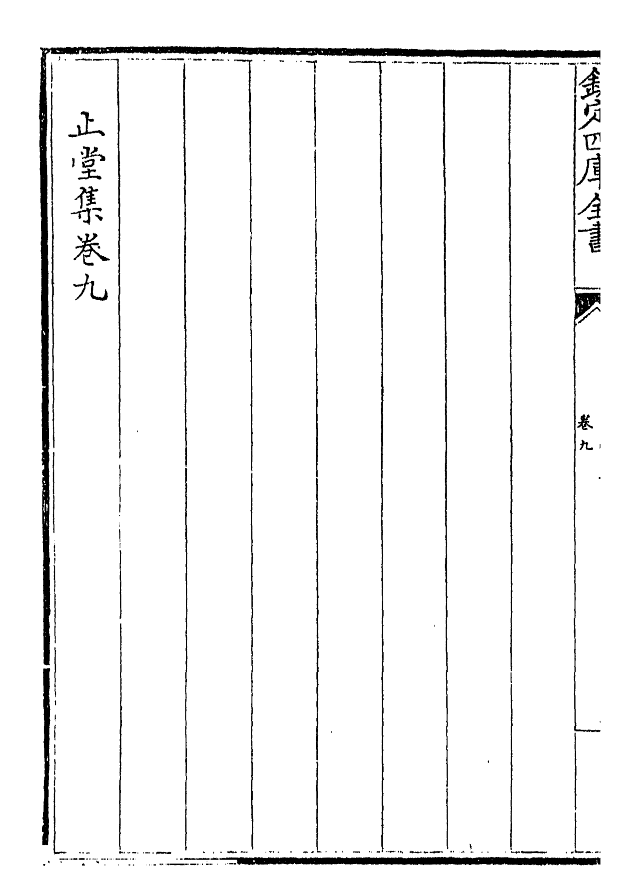
可覩已自秦以三晉之人事耕稼以秦人事攻戰而兵農之分已胚渾于此漢之兵制雖不能盡更秦舊然兵之大體尚寓于農焉故高帝謂吾以羽檄台天下兵未有至者文帝與郡國為銅虎符政為發兵設也是以高帝方有事于楚之時雖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調之事竟則罷武帝從王恢之議以三十萬屯馬邑單于既走則亦罷其兵發兵罷兵才一月閒爾豈如後世之終身衣食縣官而無所歸者乎董仲舒已謂月為更卒已復

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則兵出于農在漢已有未便何也自漢而後惟唐以府衛寓兵稍合古制然至太宗時馬周已言徭役之繁數不十數年府兵法壞衛士稍稍逃匿至開元而宿衛遂不給矣豈人不利于兵故至此乎攷之杜甫數詩則當時從軍者之情狀使人有不忍于中焉然則兵果不可出于農乎抑漢唐所以制之者非其道乎若信以為可出于農也何為古者用之數百世而不見其敝後世醵農以養兵似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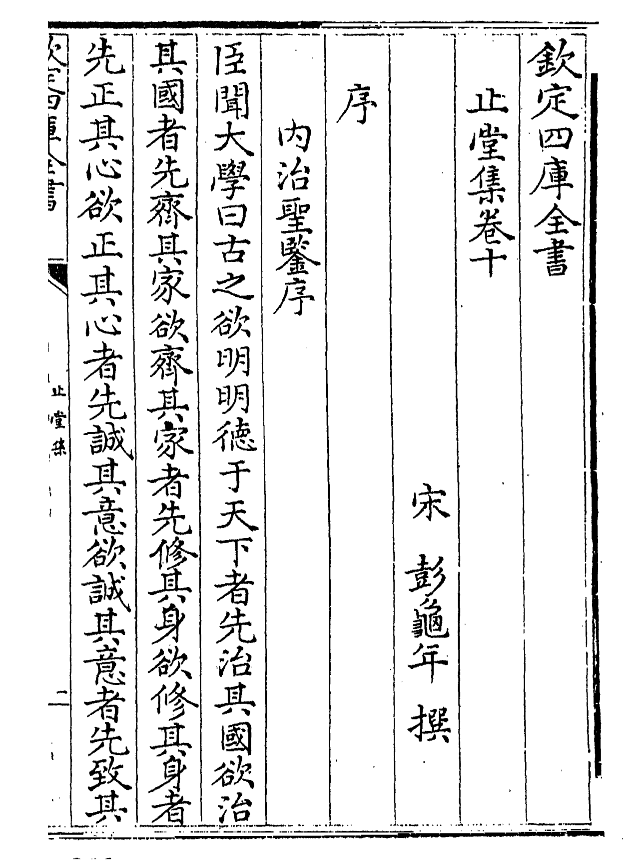
于古而亦不利焉何也古者有事則有用兵之費無事則有裕民之政自兵農一分而兵之衣食雖無事不可廢也以聖天子焦勞為民而煩租苛歛猶有不能去者一欲有所蠲免非斥內帑以補有司之經費不可也非以兵乎此一事也古者壯則集而為兵老則散而為農而今之兵雖老不復農矣汰之于行伍而養之于州縣不汰則無用不養則無歸然汰之者未免增卒養之者未免增賦此一事也夫兵出于農則賦輕兵不出于農

則賦重理勢然也今賦既重矣而沿邊州郡又有民兵焉非已甚乎本朝韓忠獻公自謂得養兵之説以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亦知民之不為兵利矣然竟刺義勇何也亦有不得已歟此又一事也夫欲盡如古者寓兵之制則非惟有駭民之疑而現隸兵者亦恐無以處之欲一仍今制則又有前數事不可不亟圖者無已則屯田營田亦有可議者乎屯田營田雖非寓兵于農之制而有寓兵于農之意君子猶善之然

今日曰屯田營田爾其賦之民何也抑兵一隸籍則于耕耨之事有所憚而不肯為歟諸君通于世務願共講明其當以紓今日之憂



止堂集卷九



止堂集卷十

宋　彭龜年　撰

序

内治聖鑑序

臣聞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知致知在格物其道自源徂流具有始終三代以後此學不傳然世之治亂鮮不由之三代既遠帝王家法質諸經傳惟周最為較著盖自姜嫄履帝之武肇開厥先以至古公姜女一德一心自家達國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季篤慶遂生文王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太任為母太姒為婦雝雝在宫肅肅在廟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以御于家邦後世因以為文王正家之效固矣抑其一家之間氣脉醇壹積之渾深天地至和之氣鍾發于此

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則易然也夫帝王之事載于書詠于詩散出于諸子百家視周或尤詳焉然究其正家始末未有如周者亦以記有文王世子詩有大明等篇綱條並舉先後具見故也嗚呼書之不可已也如是臣仰惟治朝家法上繼三代然典冊所載精粗大小繫日以書不復區别臣自得官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所進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乃摭祖宗正家等事萃為一編因會要所次

之目實之以長編記載之事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
內治者亦復採錄閒有愚見輙復論著凡二十卷名之
曰內治聖鑑雖分比次序不無迻謬不能如文王世子
及大明等詩然其事則無愧于周而大學不傳之學世
世萬萬子孫庶乎其可驗諸此矣紹熙五年正月十一
日承議郎守起居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直講臣彭龜年
謹序

易覽圖序一作鏡古歷年圖

古者史官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時繫年自司馬氏作史記一變其法然猶以年表存編年之舊至西漢功臣表繫以大事始髣髴簡冊遺意自是以後古法寖不復見矣本朝司馬文正公作通鑑一書易史記為編年裕陵錫名資治通鑑簡帙浩大未易竟編公嘗自周威烈至周世宗為歷年圖年舉大事又嘗修國朝公卿年表倣司馬法各舉大事于上最後合二書為稽古錄可謂精當矣然猶恨稽古錄不如歷年圖一覽可盡見

也今世所傳圖乃自漢而下亦未嘗年舉大事恐非其舊姑因其圖實以稽古錄又參古資治通鑑本書及目錄舉要即康節先生皇極經世書新安朱氏通鑑綱目東萊呂氏曰大事記眉山李氏通鑑長編譜而圖之名曰易覽圖非以求簡便也昌黎韓文公謂記事必提其要盖提要則綱領舉而數千年治亂如指諸掌矣若不避之罪則不敢自恕焉

清江道院詩序

慶元初元春正月余守荆渚便道歸清江謁邑大夫臨邛常君大夫見余縣治之東偏有屋數楹扁曰清江道院余見而喜曰大夫待吾邑厚矣因問其所以為道院者五賞罰有章也期會有信也文書有驗也役止有度也出納有程也如此而已矣予聞而益喜曰若大夫所為寧以委而不治聽物自然泊然如虛無者之心哉推此以稱天下皆道院可也豈惟清江已哉雖然州縣亦在人為之何如耳寬嚴厚薄迭相乘除今日之喜予尚

憂其往也因以語大夫大夫曰子亦自憂也大夫存心如此余有望矣閧道院落成嘗有作為詩歌接民頌聲者余不能也大夫請序之因書其往復語遺大夫或者儻知余與大夫之心也其庶幾乎

送劉伯協序

某與伯協同鄉也來宜春且同官聲氣又同每一見必握手劇談傾倒心腹不啻如兄弟也然某職在奔走與伯協聚首不數日輙復散而伯協亦多以檄出出或不

得別別必悵然今日協然歸矣某留此誰與如昔者哉
昔日與伯協易見而難久猶且悵悵今一見不知復何
日能不介然于懷耶伯協既行執某而言曰何以贈我
某曰某與伯協平日無一語在藩籬外今既為不可知
之別敢以誑取乎昔者子貢問友夫子告之曰忠告而
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某讀至此未嘗不悚然汗
下也夫人而有過使朋友懷畏辱之心而有有不可則
止之意而後告之則言之至于吾耳也亦多歷節目矣

尚且有從與否進德之難蓋如是也而可不勉乎伯恊能受人盡言自是天資高明發見于此廣而充之與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投其杖而拜同一機也其進豈可齊量哉其之所以定交于伯恊者蓋在此某忍去伯恊而行乎頹波敗流之中悵悵然無以自警也臨岐分袂情況作惡豈碌碌餘子所以相與者比他日不相忘善言當日至于某之側是則為祝伯恊劉氏公非先生後也

送徐琰序

古之令以字民後之令以治財世之議者皆曰竭天下之財者令也是豈令罪哉責財者日與令敵故令日與民敵令而語令曰曷不為古者之無民是猶責矢人曰何不為函人之不傷人也有是理乎朞覲令之百姓冒法禁隱租稅姦偽百出以較尺寸非獨其俗勝也抑以煩苛科斂有以使之爾而士之求不為令其巧有甚于民之冒法隱稅者豈令果不利于人哉今為令者其責

不在民而在財然民有可取者令鈎致殆盡不恤也而
朝廷必欲使人為令其法亦密亦此嗚呼人之情相去
蓋無幾使能體令之所以難者以體民則民其庶幾乎
西安徐君自入仕即攝武昌自此或正或攝凡歷三邑
餘三十年今既去宜春以法度入要近其下亦當為倅
若守終令以往皆敵令之日矣雖然公無與令敵也夫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于禽獸
且爾而況于民公可謂親見百姓之生之難而聲之慘

然其可憐者也公今日以身體民後日公所至以身體令某知民亦易立令亦易爲矣于其行也因書以爲公別且以爲後日相觀之地云

跋

恭書紹煕甲寅賜講筵詔後跋

右紹煕甲寅秋九月講筵詔書賜臣龜年者也先是八月壬辰宣引潛邸講讀官臣龜年臣有開臣由上御幄殿臣等合班奏事内侍宣示宸翰二一書書史十種一

書十臣姓名臣等奏請聖意諭云即日開講講筵舊所
講書比講堂不能三之一朕驟當機務若聞見不博不
足以應酬今添置講官十員令人專一書輪日赴講早
講于殿上如故事晚依講堂坐講庶幾從容臣等再拜
奏曰陛下此舉誠帝王盛德事也然今日萬幾殷繁不
可與講堂比諭云事有章程豈妨講書人主在宮中若
有暇日不過與宦官女子親爾孰若親儒生學士為有
益耶甲午降旨以行辛丑又親札諭詞臣朕增置講讀

以廣問學政頼講讀之官紬繹經旨反覆開陳脫有闕遺因而救正庶幾有益不為虛文丙午遂頒此詔訓詞委曲皆聖意也先日乙巳御重華宫大堂開講宰執皆侍晚復坐講之制臣嘗讀范祖禹帝學云歷覽載籍創業守成之主未有若祖宗皆好學者也然以臣觀之亦豈如今日之盛哉若坐講一事自乾興以後下迨治平呂公著諸臣屢請輙抑卒不能復陛下一日闢羣議而用之可不謂難與臣學識浮淺獲侍金華既不足以仰

報簡知親見一時之盛如此儻不能使後此者有攷焉臣罪大矣臣既以此詔鐫之于石又推本詔意所發書于下方庶以為聖朝萬世講讀之法云朝散郎煥章閣待制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荊州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舉義勇民兵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紫魚袋臣彭龜年謹書

恭書潛邸賜所題梁壽奏語後跋慶元元年五月

臣至愚極陋紹熙癸丑五月庚午蒙太上皇帝擢爲陛
下潛邸講官越六日上講日昳讀元祐六年翰林學士
梁燾辨邪正奏甲午陛下賜以所題燾奏四十有八言
聖謨簡大宸翰昭回前此講堂諸臣所未有也同列咸
歆羡焉臣仰惟陛下天縱高明孜孜務學凡所講切必
極體要臣初入邸聞燕閒之所有一縣碑大書知人難
三字臣嘗問焉喻曰誠有之因援李德裕之言詰臣曰
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果孰辨之臣

對曰今日講學即是辨君子小人之衡尺也孔伋中庸之書有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但當精思以明道誠意以正心日反己之所為而自省察焉若性情近君子則小人不能惑若性情近小人則君子不能入矣諭曰誠要法也他日贊讀沈有開講書至三風十愆及邦國有一于身國必亡顧有開曰何謂也有開以古誼對諭曰莫若遠頑童為最急若比頑童色色有之欲不亡得乎夫當潛晦養德之時已知用

力于堯舜所難如此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其辨君子小人若是決也固宜壽元祐間再仕再巳後入翰苑乃上此疏惓惓邪正之辨累千餘言意猶不足而明肩所加不過數語使壽獲事陛下當如何耶然壽之言立于今日眞莊周所謂百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壽于是有光矣臣今錄壽奏于後使枯株朽木猶被雲漢潤澤庶幾萬世臣子知不用之言有用之之日也顧不幸歟慶元元年五月朔旦朝散郎煥章閣待

制知江寧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充荆湖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統總管兼本路營田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舉義勇民兵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彭龜年謹書

漢少帝編年後跋

或曰吕氏得罪于漢大矣自司馬氏以下皆繫之帝紀所以著其專制之罪而今獨出少帝之號何耶曰吕氏雖專制然猶托漢以令天下所置將相盡循高祖垂絶

之言不敢改也與唐武氏異矣所以少帝編年者欲以別于武氏耳罪有輕重烏得而同哉

劉子卿都梁紀後跋

右都梁紀聞東平劉侯守郡日所述也侯至郡之明年某被命迓客于境從侯問北事輙隨事應如其家事無鉅細久近不待忖臆嘗竊嘆曰守邊者不當如是乎既反命見參政余公質史事畢泛及他所聞見至侯則曰邊刺惟都梁最賢然猶未知侯有是書也侯曾祖忠肅

公熙寧中使北庭已襲例奏紀行一編又為書備述遼近事以上裕陵大喜侯此書異時要亦送官為宜昔歐陽六一公嘗云訓兵養卒伺釁乘便用閒出竒此將帥之職也至于外料戎狄之心内察國家之勢知彼知己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侯守邊而求以知彼知己可謂不茍矣

論

漢高帝論

漢高祖乘時崛興不由積累五年而成帝業自非英資絶人孰能至是知人善任使尤其所長所以滅秦埽項若此甚易然資高而不學氣充而志畢承周秦更變之餘先王法制雖悉破壞未至如後世影滅迹絶不可攷尋而乃安于小成自甘淺陋司馬遷史記高祖大事多捨不錄而獨載其置酒洛陽南宮蓋傷其志以此爲至足而遂已也使後世不復見三代之治非高祖之罪乎孝文恭儉仁恕出于天性然習聞黃老之説遂認安靜

揖讓以為至道無復帝王之志三代以後雖為賢主僅足以致筐篚之盛視渾渾灝灝忠厚氣象蓋蔑如也孝景忌刻寡恩孝武剛暴多欲孝宣察慧不弘雖其施設間有可取而大本已失治效亦駁所可惜者孝昭幼冲明睿輔導非人未究其成耳若孝元之柔弱孝成之荒淫孝哀之昏暗皆不足道也然漢業之成雖自高祖而其敗也亦自高祖當經營伊始之時而邪沴妖孽已能為祟韓彭之死皆由呂氏大權所在人心易遷其所以

動易子之謀出盟臣之策彌留之際猶惓惓于分命大臣亦慮此也卒之身未及寒而愛子已戕不出房闥制天下于女子之手自是而後天下之重乃在外戚景帝忌刻如此不能不為太后而私梁王孝武忍殺竇嬰而不敢睥睨田蚡非亦以太后故歟至宣帝親歷霍氏之亂其監不遠然魏相號稱上意而不能不因許伯奏事自是累世耳目所惜不以外戚之重為怪遂使王氏竟擅大權當哀帝時雖畧斂退而丁傅用事同一亂轍天

復假王后之年至歷五世而漢業卒為莽所移攈所由來罪將誰歸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其漢之謂與

兵論

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故聖人以師為毒天下之民夫子論行軍亦曰必也臨事而懼蓋為此也嘗觀文王遣戍役之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勞還卒

之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此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斾斾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常若有幽憂不樂之意而車馬兵甲亦不過使之整比嚴肅以待敵人何嘗高上氣力專事戰鬬如秦人哉秦固以此强亦以此敗亡古人謂周過其歴秦不及期此亦可以攷矣

記

隆興府武寧縣修獄記

某年某月某日隆興府武寧縣新獄成為屋若干楹東

西牢若干中為訊事之所泡湢居後凡獄具皆更創如律令以書屬予記余辭有親喪又朞年申囑于其客歐陽震余諗之曰聞令之舉兹役也至才數月弊去奸戢邑用整飭每旦作吏鵠衣十數輩相推排庭中一撎退吏舍舐筆聽文書下盡日無一紙百姓入官府如家事已掉臂出昔不輸賦者以後為恥化幾行矣而乃汲汲于是其于緩急先後何如也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況令儒者也客曰是則然矣吾聞古人之治

其國本末具舉雖曰聽訟而無訟之化行焉豈謂一事不問懵不辨是非曲直真偽猥以無繫為無訟以盖其不能如今之所謂儒者乎今非謂是足以記也然則何記之為余與令同年知其為人是胸中磊落不可以世軒輊者也視一切功業如太空浮雲成不足榮敗不足辱彼數楹之起復曾何足以侈令而況于獄令大字深刻墨而載之四方使好事者或以當壁墁曰是武寧縣新獄記得無望之慼然者耶客曰令不避此名也自有

此邑即有此獄遠不可攷以耳目所接十年不一治治又不過支傾拄危而于觀于臺者日相新也顧屋壽能幾何儻有歲月可稽使來者視其久近以驗屋之壯老而有感焉其興廢或過于今亦未可知也余不能詰于是次第客反復語併記之亦欲見令之所為不苟客知之矣孟浩養直令姓名字也今為朝奉郎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清江彭某記

止堂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止堂集卷十一

宋　彭龜年　撰

書

上漕司論州縣應副軍粮支除書

某竊見去年茶寇方盛時江鄂大軍諸路禁軍土軍弓手百姓保甲動以萬計所支錢粮皆有朝旨不拘是何項官錢應副乏與者例有重罰如本州萍鄉止以臨江

弓手資糧不繼至于奏聞當時非諸司為之辨雪則亦幾于不免其勢如此其急也及事定計費上其凡目則大軍之費始為豁除其餘禁軍土軍弓手保甲之費則責之州縣自辦此何意耶夫小民之家歲課登場必先磬其所得以償逋負彼非樂于此也誠恐今日之不償則後日之不可恃耳天下之變如長河大江横潰衝決防此出彼豈有定所哉而獨謂茶寇既平無復有事可乎若以州縣之財有餘而出此猶且不可況今州縣例

皆困匱縣之負州州之負大農者動以萬計也而安得復有餘力以及此耶今雖不復豁除州縣必無填補徒為欠目且負曲聲此似非明白之政也某區區之言惟惜事體節下無曰某州縣之吏也徒為州縣之地焉幸甚

上漕司論科舉失士之弊書

照得今歳科舉所差試官政頼使臺有二事繫士子利害甚重敢縷具申稟夫今世士大夫好挾容氣以敗公

事不獨攷校病之然其他事或有差失尚可追改至于攷校一分得失更不可移而尋常試官多有趣向不侔議論不協循至忿爭遷怒士子夫求士子終身決于其一日之文固未易見也幸而有詞華過人學識兼茂者豈不可共為惜之奈何攷校之官一或交惡便生忌嫉過求疵纇加以詆訾間有至于黜落者此一事也夫分房攷校本非良法固有一房合取若干人而可取者少亦有可取者多而有不得取者人之聰明本亦有限至

于老少尤不相倖奈何攷校之官類以分攷之故恥以本房卷子分與他人而又精力不逮不能自攷至有不曾經眼者此二事也欲望台慈于未差試官以前凡一路應差之官人與一劄子具道此意使之體前日一已之難知今日士子之不易毋恃客氣生私忿無以分攷害公法使士子有以進身朝廷不致失士不勝幸甚

論禁糯米書

夫秫之有禁雖非甲令而所在用之不以為怪此固出

于權時之宜然直以法之所不當有者設之于政令則有所不可夫禁酒法也秫非止可以酒而禁絶之此與有其具者同也以法禁酒雖稍嚴密人不敢尤而禁秫亦若酒則人病我矣何也秫非法禁而我禁之也某嘗讀孟子至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乃知法禁一立雖有聖賢不敢踰越為禁者烏可茍乎哉某近自臨汝歸聞以秫得罪者某已疑之嘗欲進區區之說而不敢瀆蓋曰此固先生懲一之術也不謂其至于

再焉再已甚矣某懼繼之者猶未已也某聞今之為州郡者皆曰與其索于本不若禁其末故于酒稅尤切留意此于上下急迫之時可謂知所先後者也然天下之事亦豈可為已甚者哉今之官榷視昔者已大益今之私榷視昔者已大損則固不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弛張也某謂秫之禁當少弛焉若不得不禁則亦不當如酒之嚴有秫者亦不當罪之與有酒者比此言使有識者聞之猶當嗤鄙先生幸勿以為狂而深思之

論邏者之弊書

覘邏之人昔人固嘗用之而君子不以為然蓋人之所以貴夫聰明謂其于天下之理無所不見而今乃付之數邏者是吾之聰明止于數人者之耳目豈不挾哉世之好用邏者其說曰邏者雖不足信而吾能用之非也夫小人之求于君子亦必自誠信以入彼非真誠信也以誠信而用其虛詐耳今日言一事實也而明日則虛矣明日言一事虛也而後日則實矣神出鬼没千變萬

化而君子之權已在其股掌之中以術御之者又不過
取其所畏惡者隨而察之夫小人之情安可保哉固有
外若矛盾而中實膠漆者使吾一墮其計則蔽之外又
生一蔽也而吾之聰明愈狹矣又曰邇者之言雖不可
盡用而吾能用之有用有舍焉非也夫今日聞某人有
某事吾雖不聽而其疑根已生于此他日或有觸吾之
疑則未必不以是為非以黑為白也故人莫病乎以成
心應物成心應物則其差必遠矣又曰邇所以禁惡者

而善者吾所不悶亦非也其謂邏不足以懼惡者而反以懼善者何也善者非果有惡之可懼懼其為邏者之所中也故邏者出而善人有不安焉而禁惡者亦不當出此夫君子之在天下當使為不善者曰吾懼君子之聞之也而今乃曰吾懼邏者之得之也是人不畏君子而畏邏者苟有得于邏者則雖為不善不病矣寧不為君子之玷乎恭惟閣下講學甚篤擇義甚精豈有于此而不洞然者政如滄江平湖澄潔虛靜一芥浮游其間

若未害也而離妻子眇然視之以為不若無之為快儻辱加察焉為道以屛絕之使此輩言語無得以為聰明之累不勝幸甚

上趙漕論常平欠折書

照得本州常平係逐年州郡以新易陳遂致折欠雖斗斛出入本無弊病然陳米貯積既久其性已定新米未免作熱所折自多假使自始至今歲率以石石率以升計之數不止此今來銷折之數朝廷計亦知之故于赦

文明有除豁之文本州亦已發明申常平司乃蒙行監合干人賠償緣此事窮究從來干涉者衆似闕常平職事暫泣使臺輒敢輕率以告蒙察其本非作弊特與依赦除豁則被賜者非一人而已此非獨為諸阜輩地蓋其間多有現管倉場之人若監繫不已常平未有分毫之補其他已有邛山之損必然之理也此事嘗略申臬故復縷陳賜察萬幸

上袁守論苗倉收土米耗書

契勘本州支移苗倉自省耗之外有明會耗有州用耗有土米耗取之雖若重疊而攷之各有自來時世不同用度寖廣未容一切末減其間欲擇取之其無謂用之無度者去之則土米耗所不可不講也夫取土米之耗其目有二曰斛面曰點合斛面有高低點合有多少縱舍所不知知稽攷所不可得凡從前倉官所以受謗興訟者無非此米招之也某嘗詢求取土米之法深有可嘆者惟其名不正故脅持者率從輕取善良者類以重

償惟其數不定故攬子以重償之格鳩諸民以輕取之術要諸上大槩官與攬子共其利而受害者數邑之百姓而已豈可循之而不改哉閤下出守千里為天子撫摩百姓未及下車首以銜札禁戢納苗加耗為念真得宣布之義某偶奔走田間竊聞一二嘗鬱鬱以無從宣吐為恨今乃得具陳之然能見其害而不能見其利未必不啓或者之笑夫土米之耗某固知本州所恃以為公使者也然支移之歸袁州不過數年間耳方其未有

支移也公使乃以何者充之儉則貧而有餘侈則富而不足此天下之常理也不能撙節而每患不能充羨某恐殘民害物之事將不勝繼矣蠲除之令企踵以俟

論支移倉水脚錢書

某昨日蒙台諭以支移倉減去土米致發綱水脚錢不足某一時倉卒不知所對歸而思之照得本州苗計一十萬有奇不論折苗正苗皆輸水脚而上供不及其半以一倍水脚之錢自可起發綱運兼支移苗三萬八千

每石又有水脚錢曾何取給于土米土米自是羡餘之物水脚自是合納之錢水脚錢不知起于何時而土米乃創之近歲若以為起綱必藉土米則不知未有土米以前果以何錢起綱耶只緣去歲失催諸縣水脚錢綱運不能發因就便以土米借支今遂以為口實反以為減免土米之過則非矣此事某本不當辯蓋一默默則前日敗壞州郡之謗果若可信不免具析因依申稟伏乞台察

論解彥祥敗茶寇之功書

其此月十五日得陳丞書傳台旨問解彥祥萍鄉破茶寇始末某時亦効職軍前頗知其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賊自安福由良子坑過萍鄉卜于大安之龍王祠不得卜遂以其衆潛于東岡之周氏家二十九日解彥祥令四兵偵探遇寇漁于周氏之塘二人為寇所殺二人脫走歸報乃管界巡檢馬熙所轄也解知寇處因以馬熙之兵為鄉導親提其衆即東岡與賊陣于周氏之門

前田中田皆淤泥僅有徑闊尺餘寇據田上我兵弓弩竝發一寇長而髯者奮身前格彥祥一箭中之寇墜淤泥中兵因刎其首已而又斃一寇無辱者賊氣遂索我兵大振自巳戰至中酉凡獲十二級賊稍稍引卻日昏乃遁馬熙襲之賊自赤竹凹復入安福高峯寺解以其衆自萍鄉之樓下越宜春仰山復過安福討賊賊已從永新迤邐南奔向興國矣方賊去萍鄉時某以憲檄捕寇于安福之白雲寺去高峯二十里某至白雲時寇新

退詢之土人皆云賊留高峯三日被創者四五十人疲不能起者往往自斃之而行小山有土豪彭道以辛憲命往捕因火搜高峯山中得數屍木葉下皆被重創而死人始知茶寇衂于萍鄉亦不細也此賊自起湖南與官軍接屢矣官軍可數者僅有三四勝其大者摧鋒敗之嶺南而勢始衰解彥祥卻之萍鄉而力始困然摧鋒之功人人皆知之而彥祥之功必待辨而後明者萍鄉數級之得曷能困賊曾不知此一戰之後賊所以不能

復振乃彦祥力也今彦祥非惟不得賞且因是鐫官
自劾賞罰如此後萬一有警何以使人乎頃萍鄉黄主
簿人傑審條其事上之辛漕辛漕報云已申朝庭未知
今日施行果綠此否或别有知之者為訟其功耶某所
聞亦其大略先生廣加物色儻得其實為彦祥直之不
使此輩尚懷不滿之意于清明公大之朝不勝幸甚
小貼子先生如物色彦祥破賊之功不當止于袁州
向來備申諸司之文即以為實葢接戰之地止知彦

祥所獲數級袁州所申亦不越是若僅得數級豈足論功先生試訪之高峯左右知賊困屻之狀乃知彥祥之功不可掩也器成以火火𪻅乃凝矢發以弦弦弛乃中天下事固然不可不察也觧彥祥事先生若得其實止能上之朝廷其施行與否先生固不得專但管界廵檢馬熙及管界司兵級皆當時為鄉導受敵者也始袁州牒廵尉禦賊時備列功賞云能敗賊者本官當如何受賞兵級當如何受賞及至自己一

切不問如其他不受敵去處蓋不必言若管界官卒豈可罰而不賞哉此先生所可專者也故併以申稟

論弭盜書

某聞古者不求治盜而求弭盜夫盜非不可治也盜可治而不可弭猶無益也世之人固有嚴法禁峻刑罰窮盜以治之者矣而盜每甚于未治之日是豈人樂于犯法哉循循默默者皆可銷爭錚錚佼佼者適以召敵槪之人情皆然而況于盜乎方荼寇盛時風聲氣燄固足

以號召奸猾而猖獗數月淩藉數縣卒少附之者此無他偶當豐稔之時民無飢寒之累好生之念重于犯法其勢固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犯法者其果情乎故某以為有盜而治之不如未有盜而弭之今秋雨潦不時沿流之田皆不秀實視之雖若小故而思之不無過憂蓋今日百姓大率窘匱小有不繼恒心易亡或恐奸猾誘之于前飢寒廹之于後則某恐不能長享安靜之福如今日也某欲望台慈行下沿江州縣將被水去處多方

存撫縱未能過為補助亦可以少緩催科使之稍有暇日可為後圖愚民無以動揺則盜賊之慮或可少置

論州府公庭治囚失體書

廳前綳弔罪人昔嘗効愚悃未蒙垂聽夫奸猾之人不可不以法治之然為此者則有有司焉有司雖未得人然亦不可兼有司之事而治之也且大官大府一入其間當使之有雍容閒雅氣象今左右囚繫有似囹圄非所以示觀瞻也况君子之為國有不可以徒法行者是

固不當察哉恭惟閤下自下車以來行且及期紀綱整飭百廢具舉固已光掩前哲治越諸郡而振作之氣猶不少衰誠以在下之人習慣為慢發必懲創猶敢冒法然某妄謂民之誠心潰散已久一旦束之以法未必盡能收斂先生盍以哀矜之心用之乎且試反而求之身愈點檢則病愈多求之我者如此則求之人者可知矣此忠恕之道也孔子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夫所謂寛者非欲其放縱弛廢蓋欲其不瑣瑣于其間也曚

瞽之言幾于狂矣罪當斥責不勝惶懼

論火備書

竊聞使州時有火警大治水備先生處之固必有法然頃時見先生令家蓄水備雖甚整然罌釜之器所積幾何其器之口止可容一小桶取一小桶之餘必以他器取之桶不能及也如此則緩急雖千罌何益況倉卒取水人豈復顧蓄水之器一家被火千家毀罌瑣瑣細民徒有所費此所擾大而所益細以某觀之不必行也如

先生所治淸水池判官廳池古義井乃大有益今倉前尚有靈泉池州前尚有南園池可治之南門泡沙河亦當差官相其取水之路順否其餘無水處多置大桶恐壁不如桶如此乃善仍有一法向來某亦嘗救火苦于無水遂以東門外所轄百姓部為隊伍其中有木行兩人則告示一家要袋子一條一家備捧頭兩箇以備折屋有匠人則告示家要鋸一張斧一張救火之鋸緩急不可使隊長各備梯一張麻搭一箇隅長備扛水桶一對灑水雜物之類凡

前項備物者皆不預取水之數其餘則專一取水都官置取水竹牌子數十枚當救火之時水一桶至則與牌子一枚明日來納凡無牌子者即是未嘗取水擇其隊下取水最少之人治一隊長其餘無牌子者並寫名字作闕十取一人決之盡行遣則難有牌子多者賞之不獨賞行伍且賞隊長如此則隊長專一督人之取水而人之取水者亦自力矣某雖未嘗試之亦疑其便也某謂當以城中百姓分隸三都監河北隸之都巡東西門外廂

隷之尉司如有火且使兩處救不滅復差兩處救如前者不能滅後者能滅則治其不能滅者賞其能滅者此賞罰止謂自家救火之人不謂百姓蓋百姓自有取水賞罰矣如此則火為易滅亦免緩急中淆雜别生事端不審是否

論狂僧惑衆書

赤脚狂僧頗欲眩俗久擬申稟乞押入仰山度夏偶未及之間以二十一日大合齋併及有位者如此則惑滋甚矣先生職主教化正俗驅妄蓋不一事此必有以處

之區區之言不能自已伏乞台照

止堂集卷十一

止堂集卷十二

宋　彭龜年　撰

書

上丞相論劉侍御不當補外書

某等不材誤蒙朝廷寘之學校惟以程士之文藝進否為課會是則為越思出位然嘗自念鄭小國也猶許士議政于學況今時方清明而乃甘心自安于小國之士

之下非某等志也某等伏見近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改貳卿士朝路籍籍皆以為因論吳端之故有志之士無不憤惋夫吳端本一使令之賤而除帶御器械前例未必無之在朝廷亦未為大失而臺臣一再論列遂以他辭遷改此則不可祖宗盛時但聞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直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近倖之私寵主上嗣守歷服之初而有此舉措甚可惜也閣下入輔初政言聽計行而未能回主上兹舉亦甚可惜也某等竊嘗私自

揣度主上本無寵任近倖之意而忽進端亦本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事適相激遂至于此視所輕重而處之使平含閣下將誰望耶自端之除臺諫交論臺臣之去諸公並爭竊知閣下閒隙之間忠懇備至然既聽復變欲回正止從違之機間不容髮譬如夔州急流萬一稍緩即隨波疾逝將不可止閣下雖極逆滕之隙人誰知之使人皆知也而天意未回閣下之責猶未塞也吾前日亦嘗冒昧奏論此事投進兩日未聞報下自

顧狂妄豈足以感動天之聰明然區區愚衷不能自已輒敢復具此仰叩黄閣惟閣下實垂圖之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夫所止者蓋指行止之義而言也若曰君有過則諫稍不聽則已豈聖人意哉某受知門下最深故敢發愚言伏乞鑒照

上丞相論瀘南建康易帥書

某惶恐輒有狂僭之言冒瀆鈞聽某昨日竊聞建康瀘南易帥聞之道塗皆有異說建瀘兩帥均為得人似無

可議然究其所以易者則云因一軍帥逢原爾未知果否若果爾則云不得不駁矣此人近招軍士之謗朝廷縱之不行人已稍稍令又因而易一連帥回朝廷已行之命尋日罝連帥之權人為大丞相亦未必有此力也以大丞相所未必能為而一軍帥能之自此伸縮進退朝廷能罝其死命乎設使明以此事白之朝廷朝廷有此舉措猶尚可言今私請而密移之間大丞相亦嘗繳此詔命人不得請若然大丞相之力不足與敵明矣此

憂尤不可以言語盡者大丞相詎可不早慮深念而況制其漸乎大丞相雖欲朝夕去此人而其氣燄日長後不可制雖此者推其所自來大丞相其能免人之責耶人雖不責我其聽之而自安耶若張帥之除乾是必謂其前日能收擊叛卒萬一倉卒必有以處此不知前日無此然後可既有前日之事則潰卒固以疑之而尚可為乎聞郭帥至彼專謂姑息既稔其惡彼復見張帥之來必謂姑息也復去而後誅我者方至此處恐未艾也

伏冀大丞相再留此一二事外間議論紛然恐未有人直詞以告丞相者故敢數冒昧而言

上丞相論胡安福盛年納祿乞與差遣書

某竊見從政郎前安福縣令胡太常以儒學世家負性剛直莅官有守屬意愛民前在安福不及兩月而百姓至今去思不已蓋其不畏強禦足以立善良能馭胥吏足以伸寃濫紀綱嚴整官府安靜安福雖號敗闕去處逋負數多自本官之來亦能辦集錢物應副州郡但爲

姦人所譖州郡不察以數十年之積逋而責之于兩月之間走吏循習追擾無禮胡令不平其慢投劾去官州郡無以留之因羅織其罪以申朝廷近聞朝廷以下本路監司實得吉州劾所申胡令之事皆以謬妄未聞處分施行緣胡令乃文定公之孫郎中諱寧字仲和之子偉然自立克紹其家伏自陳乞休致之後不復仕宦行情盛年退老田野倘蒙朝廷為之辨明其事復與一等差遣令賢者之後不致絶禄于清字縣令之氣或可少

伸于百里贤天下之幸

小貼子某嘗蒙鈞旨問及茲事歸又問新喻王丞得體究事跡乃敢申稟王體究官也其言無有不實伏乞少留鈞念特垂究問委曲施行某非昵比同官相公試于廬陵物色即知此令之可嘉也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虛傳姜特立召命書

某本月初一日忽見小報姜特立召赴行在某始聞之未敢以爲然也既而物色則其報已四馳矣退驚且疑

以為有恥則相公得君方專豈遽至此以為無恥則以近事念之亦未必敢也至次日乃知不然然有不可不慮者試為相公陳之當此報之傳也某密察之人情特善類以為慮耳其他泛泛不問者固亦不少聞之而喜者不知幾人然要非碌碌在下位者也相公觀此聲勢抑嘗動心否乎某前歲至都下相公斥逐特立無幾日一時仕路寖清朝綱頓肅某以為或可以有為自此若聖德日以光明政事日以振舉人心日以向正則小人

亦當屏息退聽豈敢復萌進用之心哉廟堂緣一時既逐此人諸事每畏其激或少有過舉未免放過而不知今日放過一件明日放過一件日往月來積習成貫遂致無可奈何嘗以今日比之去歲氣象有甚不侔者以君心論則勇于退不肖似不及矣以人物論則自外來者頗不能當去者之賢以政事論則去歲可救而止者今或縱而行之不忌也其于善事譬如登山一步澀于一步其于不善如履污泥一步深于一步是亦知相公

彌縫救正之力備極其至然要未能反非為是轉邪為正所以聊慰人心者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如此浸尋不已其蓋未保其往也何也不正之于本而救之于末自應爾也故其疑此人之必復蓋不在于前日妄報之傳矣其觀今日朝廷之無有一一人當關萬夫不敢前之勢故或萬一有礙理之事相公之力適不足回則正如從高決隄不見其難豈不甚可慮乎而相公不思所以圖之耶前日之報雖云不實然不知果何自而出

殆必有為之者矣然則相公肘腋之下豈非有其人之黨羽在乎其謂此報不當視為尋常而不問要當親質之上前如本無此則窮所自來取其撰造者寘之于法不特以市趨嚮于外隄防機密之地亦當如是也然後徐思所以陳善閉邪進賢退不肖以堅定天下之大勢不然其恐此人將有時而復此報亦有時而信殆不遠矣區區之心不獨為相公慮蓋為天下慮向者獻書光範已嘗白發其端偶有所聞不敢隱默惟相公幸赦其

愚

上丞相論鐵幣事宜書

某比竊聞鐵幣之議措置漸就穩貼但昨日忽聞議者援明道詔書欲竟挑揀此雖有故資然聽監司帥守行之可也若出于朝廷則不可天下之勢如長江大河孰能逆料其所決之處今日若下此令不特拂前日施行之旨後日恐亦難應矣要知此事朝廷知其變更之大節目可也若有司所以推行之術一一總歸于上位日

或能使朝廷負不直之名于下不可知也區區愚見如此未必可採以嘗聞鈞誨偶思及之不敢不稟伏乞鈞照

代臨江軍乞減上供留補支用書

照得本軍所管三縣苗米總計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有零歲撥上供一十一萬五百四十三石六斗四升止有一萬五千石留州支用而逃亡倚閣猶在焉閒本軍每月合支官兵等米計二千九百餘石每歲計

三萬四千八百餘石而閏月不預此數以具所入較其所出常欠米二萬九千餘石而又本軍每歲止供至鎮江建康池州交御所用水脚縻費等錢數目浩瀚鎮江每石至五百以上建康四百以上池州三百以上且通以一石四百為率歲合用錢四萬四千餘貫而百姓輸苗每石止納水脚錢二百僅得錢二餘四千餘貫尚欠錢二萬餘貫若以米計又須得一萬五千石始得辦此是本軍歲必額外取米四萬四千餘石方可支吾夫輸

于上者不可得而減受于下者或可得而增加耗日多勢自宜爾其照得昨來臣僚嘗以贛袁上供米少而留州數多臨江筠州上供米多而留州數少以為江西科撥不均之病其嘗竊究之蓋臨江筠州受受袁州支移苗者者漕司科撥之時必是以袁之有餘補兩郡之不足或以兩郡皆有支移耗賸故盡撥本郡之米上供令日筠州支移自若而臨江支移撥還袁州已十餘年矣所以本軍獨受困匱之病不獨官私不足又致横斂于

民其為害卒未有已日也具觀江西科撥上供之數以各州所受苗分數推之贛州南安袁州取之最輕固不敢援以為例只如隆興建昌撫州江州止是取及七分以上吉州亦止八分以上惟筠與臨江取及九分以上而筠州則有支移補助本軍支移今不復得矣倘得如隆興等處體例更科留一分與本軍相添支用或可少寬如是朝廷以有礙石部支遣難以指留即本軍起發之米只就池州交卸却撥他州起發米數少者赴建康

鎮江則水脚之費亦可少損庶幾裁減耗賸以蘇凋瘵惠至渥也某竊惟國家無事之日政當收養民力以防不測今茲内外暇豫而百姓以自貧悴無聊豈可不少加念乎某假守茲郡倘竭力求濟亦可苟且歳月以望終更然區區之心不忍如此是以且折控陳倘蒙興念遠方將某所陳擇其可者特與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上趙樞密論辭免除拜書

昨者西府之命自朝廷逮之閭巷莫不交手稱慶某亦

以慰平昔所仰望不勝其喜一旦有士友相勉以義勸先生力辭此命以全祖宗二十年典故者某嘗見先生亦畧及之及見汪察院數入文字論列某又嘗勸亟出城以伸大臣去就之理及聞主上必欲柄用先生爲移御史乃慨然有感于中因與士友相評議先生所以合去合就者始知今日去雖不可而留亦甚難也盖本朝御史若以言宰執而罷則宰執亦少留者惟張芸叟論文潞公一時臺諫皆去而公獨留人不以爲是也范忠

宣再相楊畏嘗論之言卒不行一日呂汲公擬畏爲諫議大夫忠宣以為不可汲公曰畏曾諫公必有嫌忠宣曰初不知也于是三上書求去竟不得請是時畏不去忠宣亦留然忠宣之留有不得已蓋哲宗之初親政大臣中最注意忠宣有密薦人材者輒以哲宗之宣蓋欲藉一賢障江河之力庶幾于國有補焉耳今日御史若去先生獨留先生亦當自度今日果能有所建立以報主上破典故黜御史而用先生之意乎抑明知不可以

有為而可以順適上意姑留而姑為之已也若姑留而姑為之則非忠宣之心矣使先生自此十事無一不中人意人猶不以御史之言為非也萬一九中而一謬則人必以今日不用御史之言為恨矣先生雖欲不任天下之責其可哉主上眷屬先生之意可謂不薄上用之人能以誠實虛文苛禮一切埽去可謂三王之舉然禮文之間亦有不可廢者蓋君臣相與之情亦因是而見而天下之人為之起敬起慢嘗在此前日先生三請之

去而不報先生固不以為虛事也上未有詔而先生俯然就之先生固亮上心無他也然果以是一節推之未敢必先生異日果能無言之不行也則所答上今日破典故退御史之意將何以哉竊聞先生昨日獨前奉祠侍讀之請亦足以為國之重士友聞之無不以為然者願卒請之已嘗託劉次王致此意今日聞屈駕方歸度必不可干謁縷縷布此極具愚衷竊幸台照

上趙樞密論免過宮指揮書

具今日忽聞昨晚降不過宫指揮甚異於前此何意也此事主上不可以自專而直云更不施行則是過宫自我罷之矣豈不重累聖德萬口籍籍皆云此相公不格陳源之命之效也責有歸矣相公身為大臣又是宗卿若避嫌而不言誰當言之聖賢無避嫌之𥘉君父無可避之嫌但顧在我誠不誠如何耳避嫌乃是占便宜之異名非大臣所當為也相公今日若直諫忤上固是死路若不諫而俟禍亂之作亦是死路但諫尚可回猶是

死路中生路也萬一禍亂作決死不復生矣與其死于禍亂孰若死于諫諍為分明矣人嘗云相公不受知院之命而居知院之位為糊塗其嘗解之曰茍得此身在廟堂為國家分明得大事則此身雖糊塗無憾焉今大事又復不分明如此其何以塞人言哉上破祖宗之制用相公為執政政為今日今日若更放過何以報主上何以謝祖宗何以厭前日言者之口前輩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富貴一失尚或復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不

知此是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事此時不向前惜此身更待何時也相公事先大夫備極孝敬士大夫能傳誦之相公能以處身反不以此處君父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願相公勉之

上趙樞密論過宫等事書

某日昨僭越輒具手札自知必忤鈞嚴蓋忠憤所激忘其為忤也伏拜鈞翰之賜不以加譴不勝感激竊聞今日宰執開陳上意頗悔若然不如因真情之動隨而開

導之自來日以往或有朝殿之日更不必及他事止以此請比聞聖體違和得之道塗者未可知但數日前在太乙宮作醮今日又聞遣人入山皆有所祈莫若呼其徒詰其所請事意必可知聖體何如因據此以奏自無嫌也此事大臣皆當問不必以東西府為嫌此豈避嫌時耶伏乞鈞照

上丞相論駕幸玉津園宜恭請三宮書

某適聞御史臺告報初三日車駕幸玉津園臣子獲聞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自當欣欣然有喜色何敢復有竊議但其心竊有疑于此是日以為恭請三宮耶則不見報恭請節次若不恭請耶則車駕獨幸玉津恐于主上奉親之議有關也甚者記壽聖帝之事高宗也皇每歲必恭請出郊聖父聖子鑾輿後先都人擁觀以為盛事今卒驟景之幸稍懲具朔人已疑之今遽近舍驟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此果何意也夏諺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舉果可為度于天下乎大恐

相身為宰輔相主上六年其他勳業固不敢望豈有處
主上親父子之間而乃使之睽阻如此茲不曰大丞相
之責乎是日三宮若不同出大丞相寧有顏危從耶具
謂此旨一出大丞相自當親作一奏剴論繳回令遽下
之使人得竊議聖德已為失職又不力諫使上終成此
失具恐大丞相自此無以辭天下之責矣具現圖論奏
恐未必得達謹先具此以稟切望大丞相委曲開陳若
得少緩數日勸勉車駕先過宮恭請然後鑾輿順動使

至和感召熏為霈霖以慰中外之望不勝幸甚

乞補外後上丞相書

某區區進退之跡仰荷大丞相特賜垂永前日推曉非不詳盡但某熟思之某之義豈敢上比大丞相某今既出郊向難復入且大丞所以曉曉于某不令其去者其不過以為尚可受役耳然某既退復進稍懲于義即皆譏議集尚復能有所為耶自此亦恐為繞指柔矣且他人有一路之績一州之勞尚不忍棄之而況有一世之

續者乎一旦使舍之而去其于國家利害輕重大小何如哉蓋此地不比其他官守一人去可使一人繼之繼之者或不得其人又可擇一人易之教導之事易一人即須别起一番頭緒其所起頭緒雖是猶恐有齟齬之處況不是乎朝廷必待知其不是而又改絃易轍則所失已多矣士大夫教子弟可以推也士大夫得一師教其子漸見有成尚不肯以小故棄絕之況國家乎具知閤下亦必憂此數日開陳想連鈞念若得委曲調䕶使

嘉郎不識講學之助而朝廷數年任人功夫不為徒設可以全大丞相秉政最著之功不勝幸甚

江陵陳請畫一事件別上丞相書

某比以到官嘗專具劄仰謝鈞造不敢喋喋懼瀆威尊某視事兩月依託崇庇每思自竭仰副使令今有合陳請事件已別具奏併列公狀具申尚書省外須至畫一開申一項一本府地當邊面控阨吳蜀兵財單寡緩急無恃今乞歲分民兵教閱以作士氣撥還備邊錢物以

實邊儲所有利害具見公狀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施行

某照得備邊庫錢累政皆嘗奏請未見行下雖知朝廷

亦自匱乏然邊境之備豈可不豫緣荆州去朝廷甚遠

若俟緩急陳乞必致乏興盖巳成之地府庫枵然設有

調發廩給不致變故之生瞬息頃耳況今日朝廷應副

州郡不過會子度牒二種而此二種必須無事之時始

可換易錢若緩急方始給降決難支用切乞鈞念一本

府為郡俸薄物貴非願仕者所樂趨故同官間最難得

人其近乞辟蔣礪充本府僉判聞已特差安撫司准備差遣易祓但祓以除國正其又欲辟修職郎路节充填上件闕次具人識慮深遠可與謀事已具奏聞欲望鈞慈特與開陳從所請其精力既衰疾病間作政藉同官相與協力伏乞鈞照右謹開具在前欲望相公開陳之際特賜委曲若得盡從所乞不勝一路之幸干冒鈞嚴不寒而栗

小貼子其照得易祓一闕累政係差選人若徑自朝

廷差下亦可但恐鈞氣或有所疑其契勘得蔣碼在部改官年已六十不應作縣若其所辟本府判僉不成只得乞從朝廷差蔣碼充填易被窠闕亦為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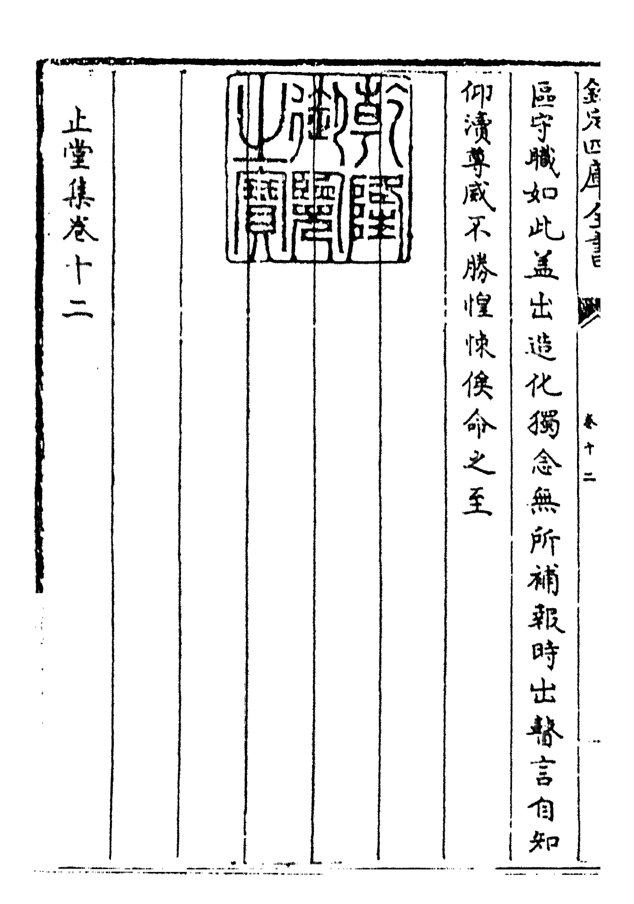
江陵上丞相乞與祠禄書

某一介蕪庸謬當闗寄自顧餘薄本不當來實以咸命所臨不敢辭避區區到此亦欲少效微力以償知遇比故數有奏請諒蒙體察此心知非苟且避事求以免過者也無何弱植涉秋以來不勝寒涼去年氣疾乃復發

動令結作一塊流注左脇之下凡出入動息必相引注不下不敢每下必衰羸恐自此遂為沉痼緣此閒醫者皆不習人之病而鄉里之醫又憚遠不肯來若淹不瘉必妨職業羸尫荆南地望雄重控扼吴蜀包絡江湖向冬政是彈壓盜賊防獲邊境之時而某以一病夫臨之恐抬輕侮或致生事某已具劄子陳乞祠禄冀得少休尋醫問藥去此沉痼儻蒙鈞慈特賜開陳俾遂此請别選賢師以鎮此方不勝萬幸

上丞相論淮東縱容行使鐵錢書

某輒有狂愚仰瀆鈞聽昨日忽聞行遣淮東縱容行使私鐵錢帥臣監司公論甚愜但惜乎不少需北使出境而後發蓋淮東監司帥臣既有此行遣反顧帑中私錢其懼當益甚或者若盡以朝廷所降錢會先易其帑中所私而後及百姓則去安寧之期尚未可保也況劉漕結怨于淮如此今茲罷免恐未易離彼吏告鈞慮思所以圖之毋使北使未出境而後有擾擾恐損國體某區



區守職如此蓋出造化獨念無所補報時出謦言自知

仰瀆尊感不勝惶悚俟命之至